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志學類

明道先生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以下論志

射法具而不滿者有無志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以下論學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性靜者可以為學

學始於不欺闇室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

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勿忘勿助間正當處也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人患乎慊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攸𦣱𦣱以威儀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

伊川先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以下論志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科舉奪志

做官奪人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

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況欲為君子者乎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

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猶可尚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下論學）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

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

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

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其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

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敬義類

明道先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以下合論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

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敬勝百邪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李籲問毋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

一久則自然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存養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靜然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問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伊川先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以下合論

敬則無己可克始則須絕四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處震之道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之為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

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知行類

明道先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以下合論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于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

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也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

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伊川先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慾二字 以下合論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

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其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强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禮義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有經傷于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于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須

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

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得行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處事類附責躬

明道先生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以下論處事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客心在便是廢天職

太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職事不可以巧免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以入於惡流於一物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一作者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

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哉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君子之遇事也無巨無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竹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於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便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

便是無義無命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以下論責躬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

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伊川先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以下論處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不爲妄動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凶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

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

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

當自識之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遺金閑志曰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

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

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

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子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子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子因書而識之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以下論責躬

人當反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
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
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
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
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
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
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
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教法類

明道先生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養人材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併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

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亦見橫渠集中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

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人雖聽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

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伊川先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

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

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强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强也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協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有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

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治道類 附齊家

明道先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以下論治道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

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 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五畝之宅（田二畝半郭二畝半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歲一耕再易二百畝二歲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二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于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

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個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不散兵邪鬪侍一本無侍字此字下有并字此中國之福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許多時寧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諭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
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
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
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
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
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
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
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以下論齊家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伊川先生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以下論治道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

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葢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名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乎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爲一時之理泰强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

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比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

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亨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

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范希文前日西鄙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用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于民可也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

者忠人不為耳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

謂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

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以下論齊家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

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

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

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二程子卷四終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天地類附鬼神

明道先生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以下論天地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譬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爲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

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盡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

爲盡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

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

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

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

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

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

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霜露星之氣與乎雨雪

季冬行春令名之曰逆者子𠞊母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否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寔然而行者也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只是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

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所不足信者耳此言極善。以下論鬼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故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

不應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伊川先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以下論天地

遺書外書天地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主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定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用休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

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却非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

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

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著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以下論鬼神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

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聖賢類

明道先生

元氣會則生聖賢以下合論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唯善通變便是聖人

聖人天地之用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

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

也。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未嘗不似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後人只爲他著書便須要做他他是怎生說得是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或作學字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則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眞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

一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餞苹者。食便不美。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

伊川先生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以下合論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

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仲尼嘗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嘗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

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孔子歿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歿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知孟子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卑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碎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

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最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一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論皆非其作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

明理却皆是大賢也。

汞叔詩笑殺潁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無寬舒之氣。孟子卻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

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李朴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張子正蒙云氷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與時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　邵伯溫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前）

答晁以道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督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終不濟事

六經類 附讀書法

明道先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以下論六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

孟子則幾乎息矣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

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

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

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

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

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始得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

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皆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

春秋重兵如來戰於郎潞公甚喜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稾鞂太羹鸞乃須用誠相副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

日不得飲湯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厚以禮敎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能不與古異。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大呂黃鍾全冲和氣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曾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爲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

看以下論讀書法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先生言詩渾不當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伯淳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二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曰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伊川先生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治經以下論六經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畜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詩大序。孔子所爲。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

史所爲非後世所能知也

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以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以此爲中

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先生嘗說其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閒一蠹也功力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尹彥明曰伊川易傳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彥

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

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

樂。益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

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

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非特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

之矣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然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爲時也

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問先生曾修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

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屬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葢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

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以下論讀書法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好氣質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葢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

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字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盖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有疑。方是進矣。此上三則亦見橫渠集中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二程子卷五終